

就我所知，我的孩子從來沒有在學校方面得到有關同志或跨性別的相關知識或幫助，即使 Allen 在高中時，因信任老師而告訴老師他們兩人在交往，老師也只是想拆散他們而非先了解狀況或給予任何指導。我想老師跟我一樣，也是沒有受過性平教育所以不了解，而可能做出不適當的處理或不曉得如何處理。

Allen 告訴我，他在成長過程中最痛苦的就是穿裙子和上廁所，所以我也希望性別友善廁所要增建，因為男生上男廁、女生上女廁，而靈魂不同的人，他該上哪間廁所？對他來說，這是每天都要經歷的「小事」，卻又每天都很難受。

最近我在街上有遇到愛家聯盟的人發傳單，我心裡就在想，如果你的孩子或你的孫子是同志，你現在反對婚姻平權反對同志教育，是不是就是在扼殺他們以後追求幸福快樂的可能。

我的孩子很認真跟我溝通，各種性別性向反而是他教我的，我才知道有那麼多種可能。同志存在我們生活當中，這是事實，不可以視而不見。因此我希望性平教育可以落實在國中小學，不要讓我們的同志小孩無所適從，就像是在大海裡面，分不出東南西北。如果讓孩子早點知道世界很多元，讓孩子提早認識自己，思考自己在性別光譜站在哪個位置上，讓孩子心安，在他成長過程中不會因為跟別人不一樣而心驚膽跳，讓他快樂長大不會偏離方向。♥

## 謝謝我的跨性別學生，和他們的家長

■ 李佩珊 現場教師／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生

**我**工作生涯裡的第一位跨性別學生，是在我完全沒有心理準備時出現的。那時候，臺灣連「同性戀」議題都還非常生冷與缺乏討論，我們學校邀請陳俊志導演來放「美麗少年」紀錄片，已經算是少數開先鋒的中學。猶記得當時的輔導主任在研習開場前一臉焦慮，不過，結束後大家都應該有開啟性別之眼。

後來，同志議題開始廣被討論，同志學生也紛紛現身。不過，「跨性別」議題對我來說仍然非常陌生，陌生到當我檢視自己過往所有的學生輔導專業訓練時，完完全全沒有任何跨性別學生的輔導案例跟輔導策略相關學習。

某次，帶著一群學生參加活動，期間有數次提醒他們要把握時間去上廁所。那時，發現有位同學從頭到尾都負責幫大家顧東西，我忍不住提醒他要懂得自我照顧。身旁的同學聽到，忍不住幫他說話：「老師，他從來不在外面上廁所，也完全不會在學校上廁所喔！」我睜大眼睛，感覺此事必有蹊蹺。經過一番懇談後，我才了解，對這位同學來說，進入他所不認同性別的廁所，等於抹滅他的自我認同。因此，在無法現身、也不敢爭取改變環境的狀況下，忍耐且不去上廁所，是他覺得最佳的自我照顧。

這位學生的自我坦露讓我心情很是複雜，一方面慚愧於自己對跨性別者的內外處境缺乏了解，一方面心疼於這個學生的壓力與壓抑。而且，我清楚認知到，即使能夠用心地坐在諮商室聆聽他的痛苦，也無法改變他糟糕的處境。這種無能為力的感覺使我如坐針氈，單單反省自己所學之侷限，尚不能夠協助這學生。我努力尋找並翻查當時為數不多的文獻，覺得必須要有所行動。

我的行動是，找機會跟總務主任聊天，給他看性別友善廁所的報導，跟他訴說學生的需要。然後找機會跟校長聊天（步驟同前所述）。一次，一次，又一次。不放棄。於是，我們學校就有了性別友善廁所。

工作多年下來，接觸到越來越多跨性別學生，發現多數的學生都很孤單，很少有夥伴可以討論分享。因此，2014年曾愷芯老師剛換新身分證的暑假，我們邀請她到高雄市跟老師們座談，希望讓更多老師知道跨性別學生的需要。印象很深刻的是，曾老師不喜歡別人稱她是「跨性別」，她覺得自己「本來就是女生」，變性才能讓她做真正的自己。她比較喜歡「性別不分」或「性別不安」之說法。

近幾年，與跨性別學生工作時，我比較著重於他們的社會資源建構，尤其是家長溝通和爭取家庭支持。畢竟，學生們需要仰仗家人的養育照顧，更渴望家人的了解支持，許多學生在「考慮家人」和「活出自己」之間痛苦掙扎。這時候，如果學校能夠提供專業與具體的支持，或許能夠協助這些學生撐出一些成長的空間，甚至有機會大大改變其處境。

因此，我想與同樣身為教師或輔導老師的教育現場夥伴們一些建議：

### 一、打開性別之眼，認識跨性別

有許多跨性別學生原本以為自己是同性戀，直到他們能信任並與我討論到轉換性別的渴望時，才重新認識到自己的跨性別認同。因此，輔導人員必須先覺察並檢視自己的性別平等觀念，必須充分瞭解「性別特質」、「性別認同」與「性傾向」之差異。如果輔導人員抗拒了解多元性別，或者認為只有「男女」與「兩性」之性別二分，那當然看不見也無法體會跨性別之處

境。如果再加上「扮裝」或「易服」等，大概已經頭昏轉向。要先能「看見」多元性別的學生，才能夠成為陪伴他們走一段路的人。

## 二、善於連結資源，找到好幫手

跨性別議題有其醫學與心理學之專業，跨性別兒童及青少年身心發展更有其特殊的輔導需求。因此，學校輔導人員必須有對應之專業進修，了解跨性別學生的身心特質、發展議題和輔導策略，並能透過案例研討來知悉具體的作法。具體建議，學校輔導室的資源網絡當中，必須納入多元性別的資源。我曾經與同志諮詢熱線南部辦公室的志工夥伴合作，邀請跨性別者及其親人與我的跨性別學生和家長面對面談話。那種「你不孤單」的普同感，對孩子和家長提供很大的支持。未來，我也會期待能建立友善醫療名單，減少學生及家長到處嘗試與碰壁的經驗。

## 三、輔導除了有心，更要有耐心

學生輔導工作的成效本非一蹴可幾，而跨性別學生輔導涉及範圍更廣。輔導人員要視不同學生需要來進行評估，並且依照不同進程，與學生或其重要他人工作。舉例而言：（一）學生內在的議題可能包括：「我是誰？」、「我為何跟別人不一樣？」、「我這樣正常嗎？」；（二）家人是否更夠了解或支持；（三）同儕友伴的異樣眼光、排擠或霸凌；（四）生活環境當中的服裝或廁所等等。

最後，我想分享一個小故事，故事中勇敢的主角及其家長，是激勵我寫下這篇文章的推手。

曾經，我花了很多時間協助這位跨性別孩子跟家長溝通。孩子滿 18 歲了，他對自己的性別身分有了更具體的想法，但是雙親並非都能夠了解支持。孩子現身跟父母爭取性別轉換，造成親子關係很大的衝擊。

有一天，孩子忍無可忍，一口氣把自己從小開始的苦痛，一股腦地跟我哭著說著。他不能理解家長為何無法體會他的痛、他的苦，而只是一直勸說他轉念。基於過去經驗，我猜想家長也十分苦惱。於是，我撥了通電話，傾聽家長的苦惱，知道家長的憂心，然後針對他們的疑慮，一一加以說明跟解釋，提供家長可用資源和具體建議。我知道，家長所有擔憂的背後理由都是「愛」；而基於「愛」的立場，一定有可以走的出路。

那天晚上，收到家長的訊息，他們跟孩子好好深談了一晚，有良好的溝通。

隔天，我探問孩子的狀況。孩子咕噥了一下，昨天哭得太用力了，所以頭很痛。然後，他用充滿鼻音的含糊語調，跟我說：「老師，謝謝你。」我聽了忍不住鼻酸，知道他好不容易過了

這關。

然後，孩子也跟我抱怨：「我們的校服（運動服）為何女生是紅色？男生是藍色？」「用顏色來分性別這件事，讓我從高一進來就很痛苦。」「希望學校可以改變校服的性別二分法，如果我這屆不能改變，也希望可以讓以後的學弟妹不會經驗到我的痛苦。」

其實，聽到孩子說這些話，我心情很複雜：認同他的批評見解，同理他的痛苦，反省自己對於舊規則的顛覆，開心於他的正義感。

經過一週的反省，為師的我，深深覺得應該要有所改變。

從哪裡開始改變呢？就從制服開始吧！

家長支持我的想法，說：「如果改變外在服裝，能讓他覺得更能做自己，我們都支持。」

合作許久的導師對於學生要穿哪種制服沒有意見，只說：「忍耐這麼久，真是辛苦他了」。

原本我最擔心教官的意見，但是教官聽到「跨性別」三個字，連學生名字都還沒有問，就說：「好！」然後跟我分享之前在別校的男跨女學生的服儀處理經驗。（感謝每一個曾經現身的學生，幫助更多的師長認識你們）

學務主任熱心地提供以前校友捐贈的舊衣。

學生拿到衣服之後，講話速度快轉 1.5 倍，聲音高了 3 度，眼神炯炯發光，整個人都神采奕奕起來。他捧著衣服，蹦蹦跳跳地止不住喜悅。

我們決定好要選定某一天，學生穿著他所期待性別的校服來學校。

那日晨起，看到他凌晨五點多傳來訊息：「今天是最想去學校的一天。」

第一節課，我借用導師的課進行入班宣導。中午的時候，班上有些好奇的同學跟他討論性別認同的成長故事。他很開心，可以跟別人說說真正的自己。

午休後他來找我，拍了一張紀念合照。

接著，這學生開始協助我檢視學校的性別友善廁所，然後跟我說：「這裡的性別友善廁所沒有做的很好，還是很像男女廁，會覺得好像有分」然後跟我分享了他腦袋裡的各種規劃，包括想要推動學校運動服的改革。而且，因為可以自在做自己，他對自己人生的規劃更為健康、有方向。

現在的我有很深刻的體會，輔導跨性別學生時，需要有很清晰的性別平等教育概念、相關資源、跟系統工作和溝通的能力（包括家長、導師、同學等），也需要有醫療資源和資訊的後盾。

謝謝我的學生和他們的家長，教會我這麼多。

真的很開心，我們「跨」出了這一步。♥